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第二回 宋公子蹂躪優曇花 德夫人憐惜靈芝草

話說老殘把個靚雲說得甚為鄭重，不由德夫人聽得詫異，連環翠也聽得傻了，說道：「這屋子想必就是靚雲的罷？」老殘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你不見那對子上落的款嗎？」環翠把臉一紅，說：「我要認得對子上的款，敢是好了！」老殘道：「你看這屋子好不好呢？」環翠道：「這屋子要讓我住一天，死也甘心。」老殘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今兒我們大家上山，你不要去，讓你在這兒住一夜。明天山上下來再把你捎回店去，你不算住了一天了嗎？」大家聽了都呵呵大笑。德夫人說：「這地不要說他羨慕，連我都捨不得去哩！」說著，只見門簾開處，進來了兩個人，一色打扮：穿著二藍摹本緞羊皮袍子，玄色摹本皮坎肩，剃了小半個頭，梳作一個大辮子，搽粉點胭脂，穿的是挖雲子鑲鞋。進門卻不打稽首，對著各人請了一個雙安。看那個大些的，約有三十歲光景；二的有二十歲光景。大的長長鴨蛋臉兒，模樣倒還不壞，就是臉上粉重些，大約有點煙色，要借這粉蓋下去的意思；二的團團面孔，淡施脂粉，卻一臉的秀氣，眼睛也還有神。各人還禮已畢，讓他們坐下，大家心中看去：大約第二個是靚雲，因為覺得他是靚雲，便就越看越好看起來了。

只見大的問慧生道：「這位老爺貴姓是德罷？儻是到那裡上任去嗎？」慧生道：「我是送家眷回揚州，路過此地上山燒香，不是上任的官。」他又問老殘道：「儻是到那兒上任，還是有差使？」老殘道：「我一不上任，二不當差，也是送家眷回揚州。」只見那二的說道：「儻二位府上都是揚州嗎？」慧生道：「都不是揚州人，都在揚州住家。」二的又道：「揚州是好地方，六朝金粉，自古繁華。不知道隋堤楊柳現在還有沒有？」老殘道：「早沒有了！世間那有一千幾百年的柳樹嗎？」二的又道：「原是這個道理，不過我們山東人性拙，古人留下來的名跡都要點綴，如果隋堤在我們山東，一定有人補種些楊柳，算一個風景。譬如這泰山上的五大夫松，難道當真是秦始皇封的那五棵松嗎？不過既有這個名跡，總得種五棵松在那地方，好讓那遊玩的人看了，也可以助點詩興；鄉下人看了，也多知道一件故事。」

大家聽得此話，都吃了一驚。老殘也自悔失言，心中暗想看此吐屬，一定是靚雲無疑了。又聽他問道：「揚州本是名士的聚處，像那『八怪』的人物，現在總還有罷？」慧生道：「前幾年還有幾個，如詞章家的何蓮舫，書畫家的吳讓之，都還下得去，近來可就一掃光了！」慧生又道：「請教法號，想必就是靚雲罷？」只見他答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靚雲下鄉去了，我叫逸雲。」指那大的道：「他叫青雲。」老殘插口問道：「靚雲為什麼下鄉？幾時來？」逸雲道：「沒有日子來。不但靚雲師弟不能來，恐怕連我這樣的乏人，只好下鄉去哩！」老殘忙問：「到底什麼緣故？請你何妨直說呢。」只見逸雲眼圈兒一紅，停了一停說：「這是我們的醜事，不便說，求老爺們不用問罷！」

當時只見外邊來了兩個人，一個安了六雙杯箸，一個人托著盤子，取出八個菜碟，兩把酒壺，放在桌上。青雲立起身來說：「太太老爺們請坐罷。」德慧生道：「怎樣坐呢？」德夫人道：「你們二位坐東邊，我們姐兒倆坐西邊，我們對著這月洞窗兒，好看景致。下面兩個坐位，自然是他們倆的主位了。」說完大家依次坐下，青雲持壺斟了一遍酒。逸雲道：「天氣寒，儻多用一杯罷，越往上走越冷哩！」德夫人說：「是的，當真我們喝一杯罷。」

大家舉杯替二雲道了謝，隨便喝了兩杯。德夫人惦記靚雲，向逸雲道：「儻才說靚雲為什麼下鄉？咱娘兒們說說不要緊的。」逸雲歎口氣道：「儻別笑話！我們這個廟是從前明就有的，歷年以來都是這樣。儻看我們這樣打扮，並不是像那倚門賣笑的娼妓，當初原為接待上山燒香的上客：或是官，或是紳，大概全是讀書的人居多，所以我們從小全得讀書，讀到半通就念經典，做功課，有官紳來陪著講講話，不討人嫌。又因為尼姑的裝束頗犯人的忌諱，若是上任，或有甚喜事，大概俗說看見尼姑不吉祥，所以我們三十歲以前全是這個裝束，一過三十就全剃了頭了。雖說一樣的陪客，飲酒行令。間或有喜歡風流的客，隨便談諧兩句，也未嘗不可對答。倘若停眠整宿的事情，卻說是犯著祖上的清規，不敢妄為的。」德夫人道：「然則你們這廟裡人，個個都是處女身體到老的嗎？」逸雲道：「也不盡然，老子說的好：『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』若是過路的客官，自然沒有相干的了。若本地紳衿，常來起坐的，既能夾以談諧，這其中就難說了！男女相愛，本是人情之正，被情絲繫縛，也是有的。但其中十個人裡，一定總有一兩個守身如玉，始終不移的。」

德夫人道：「儻說的也是，但是靚雲究竟為什麼下鄉呢？」逸雲又歎一口氣道：「近來風氣可大不不然了，倒是做買賣的生意人還顧點體面；若官幕兩途，牛鬼蛇神，無所不有，比那下等還要粗暴些！俺這靚雲師弟，今年才十五歲，模樣長得好，人也聰明，有說有笑，過往客官，沒有不喜歡他的。他又好修飾，儻瞧他這屋子，就可略見一斑了。前日，這裡泰安縣宋大老爺的少爺，帶著兩位師爺來這裡吃飯，也是廟裡常有的事。誰知他同靚雲鬧的很不像話，靚雲起初為他是本縣少爺，不敢得罪，只好忍耐著。到後來萬分難忍，就逃到北院去了。這少爺可就發了脾氣，大聲嚷道：『今兒晚上如果靚雲不來陪我睡覺，明天一定來封廟門。』老師父沒了法了，把兩師爺請出去，再三央求，每人送了他二十兩銀子，才算免了那一晚上的難星。昨兒下午，那個張師爺好意，特來送信說：『你們不要執意，若不教靚雲陪少爺睡，廟門一定要封的。昨日我們勸了一晚上，他決不肯依，你們想想看罷。』老師父聽了沒有法想，哭了一夜，說：『不想幾百年的廟，在我手裡斷送掉了！』今天早起才把靚雲送下鄉去，我明早也要走了。只留青雲、素雲、紫雲三位師兄在此等候封門。」

說完，德夫人氣的搖頭，對慧生道：「怎麼外官這麼利害！咱們在京裡看御史們的折子，總覺言過其實，若像這樣，還有天日嗎？」慧生本已氣得臉上發白，說：「宋次安還是我鄉榜同年呢！怎麼沒家教到這步田地！」這時外間又端進兩個小碗來，慧生說：「我不吃了。」向逸雲要了筆硯同信紙，說：「我先寫封信去，明天當面見他，再為詳說。」

當時逸雲在佛櫃抽屜內取出紙筆，慧生寫過，說：「叫人立刻送去。我們明天下山，還在你這裡吃飯。」重新入座。德夫人問：「信上怎樣寫法？」慧生道：「我只說今日在斗姥宮，風聞因得罪世兄，明日定來封門。弟明日下山，仍須借此地一飯，因偕同女眷，他處不便。請緩封一日，俟弟與閣下面談後，再封何如？鵲候玉音。」逸雲聽了，笑吟吟的提了酒壺滿斟了一遍酒，摘了青雲袖子一下，起身離座，對德公夫婦請了兩個雙安，說：「替斗姥娘娘謝儻的恩惠。」青雲也跟著請了兩個雙安。德夫人慌忙道：「說那兒話呢，還不定有用沒有用呢。」

二人坐下，青雲楞著個臉說道：「這信要不著勁，恐怕他更要封的快了。」逸雲道：「傻小子，他敢得罪京官嗎？你不知道像我們這種出家人，要算下賤到極處的，可知那娼妓比我們還要下賤，可知那州縣老爺們比娼妓還要下賤！遇見馴良百姓，他治死了還要抽筋剝皮，銼骨揚灰。遇見有權勢的人，他裝王八給人家踹在腳底下，還要昂起頭來叫兩聲，說我唱個曲子聽聽罷罷。他怕京官老爺們寫信給御史參他。你瞧著罷！明天我們這廟門口，又該掛一條彩綢、兩個宮燈哩！」大家多忍不住的笑了。

說著，小碗大碗俱已上齊，催著拿飯吃了好上山。霎時飯已吃畢，二雲退出，頃刻青雲捧了小妝台進來，讓德夫人等勻粉。老姑子亦來道謝，為寫信到縣的事。德慧生問：「山轎齊備了沒有？」青雲說：「齊備了。」於是大家仍從穿堂出去，過客堂，到大門，看轎夫俱已上好了板，又見有人挑了一肩行李。轎夫代說是客店裡家人接著信，叫送來的。慧生道：「你跟著轎子走罷。」老姑子率領了青雲、紫雲、素雲三個小姑子，送到山門外邊，等轎子走出，打了稽首送行，口稱：「明天請早點下山。」轎子次序仍然是德夫人第一，環翠第二，慧生第三，老殘第四。

出了山門，向北而行，地甚平坦，約數十步始有石級數層而已。行不甚遠，老殘在後，一少年穿庫灰搭連，布棉袍，青布坎肩，頭上戴了一頂新褐色氈帽，一個大辮子，漆黑漆黑拖在後邊，辮穗子有一尺長，卻同環翠的轎子並行。後面雖看不見面貌，那個雪白的頸項，卻是很顯豁的。老殘心裡詫異，山路上那有這種人？留心再看，不但與環翠轎子並行，並且在那與環翠談心。山轎

本來離地甚近，走路的人比坐轎子的人，不過低一頭的光景，所以走著說話甚為便當。又見那少年指手畫腳，一面指，一面說，又見環翠在轎子上也用手指著，向那少年說話，彷彿像同他很熟似的。心中正在不解什麼緣故，忽見前面德夫人也回頭用手向東指著，對那少年說話；又見那少年趕走了幾步，到德夫人轎子眼前說了兩句，見那轎子就漸漸走得慢了。老殘正在納悶，想不出這個少年是個何人，見前面轎子已停，後面轎子也一齊放下。

慧生、老殘下轎，走上前去，見德夫人早已下轎，手攬著那少年，朝東望著說話呢。老殘走到跟前，把那少年一看，不覺大笑，說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你啣！你怎麼不坐轎子，走了來嗎？快回去罷。」環翠道：「他師父說，教他一直送我們上山呢，」老殘道：「那可使得，幾十里地，跑得了嗎？」只見逸雲笑說道：「俺們鄉下人，沒有別的能耐，跑路是會的。這山上別說兩天一個來回，就一天兩個來回也累不著。」

德夫人向慧生、老殘道：「俾見那山澗裡一片紅嗎？剛才聽逸雲師兄說，那就是經石峪，在一塊大磐石上，北齊人刻的一部《金剛經》。我們下去瞧瞧好不好？」慧生說：「哪！」逸雲說：「下去不好走，俾走不慣，不如上這塊大石頭上，就都看見了。」大家都走上那路東一塊大石上去，果然一行一行的字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連那「我相人相眾生相」等字，都看得出來。德夫人問：「這經全嗎？」逸雲說：「本來是全部的，歷年被山水沖壞的不少，現在存的不過九百多字了。」德夫人又問道：「那北邊有個亭子幹什麼的？」逸雲說：「那叫瞭經亭，彷彿說這一部經瞭在這石頭上似的。」

說罷各人重復上轎，再往前行，不久到了柏樹洞。兩邊都是古柏交柯，不見天日。這柏樹洞有五里長，再前是水流雲在橋了。橋是一條大瀑布衝下來，從橋下下山去。逸雲對眾人說：「若在夏天大雨之後，這水卻不從橋下過，水從山上下來力量過大，逕射到橋外去；人從橋上走，就是從瀑布底下鑽過去，這也是一有趣的奇景。」

說完，又往前行，見面前有「回馬嶺」三個字，山從此就險峻起來了。再前，過二天門，過五大夫松，過百丈崖，到十八盤。在十八盤下，仰看南天門，就如直上直下似的，又像從天上掛下一架石梯子似的。大家看了都有些害怕，轎夫到此也都要吃袋煙歇歇腳力。環翠向德夫人道：「太太怕不怕？」德夫人道：「怎麼不怕呢？俾瞧那南天門的門樓子，看著像一尺多高，你想這夠多麼遠，都是直上直下的路。倘若轎夫腳底下一滑，我們就成了肉漿了？想做了肉餅子都不成。」逸雲笑道：「不怕的，有娘娘保佑，這裡自古沒鬧過亂子，俾放心罷。俾不信，我走給俾瞧。」說著放開步，如飛似的去了。走得一半，只見逸雲不過有三四歲小孩子大，看他轉過身來，面朝下看，兩隻手亂招。德夫人大聲喊道：「小心著，別栽下來！」那裡聽得見呢？看他轉身，又望上去了。這裡轎夫腳力已足，說：「太太們請上轎罷。」德夫人袖中取出塊花絹子，來對環翠道：「我教你個好法子，你拿手絹子把眼梅上，死活存亡，聽天由命去罷。」環翠說：「只好這樣。」當真也取塊帕子將眼遮上，聽他去了。

頃刻工夫已到南天門裡，聽見逸雲喊道：「德太太，到了平地啦，俾把手帕子去了罷！」德夫人等驚魂未定，並未聽見，直至到了元寶店門口停了轎。逸雲來攬德夫人，替他把絹子除下。德夫人方立起身來，定了定神，見兩頭都是平地，同街道一樣，方敢挪步。老殘也替環翠把絹子除下，環翠回了一口氣說：「我沒摔下去罷！」老殘說：「你要摔下去早死了！還會說話嗎？」兩人笑了笑，同進店去。原來逸雲先到此地，吩咐店家將後房打掃乾淨，他復往南天門等候轎子，所以德夫人來時，諸事俱已齊備。這元寶店外面三間臨街，有櫃台發賣香燭元寶等件，裡邊三間專備香客住宿的。

各人進到裡間，先在堂屋坐下，店家婆送水來洗了臉。天時尚早，一角斜陽，還未沉山。坐了片刻，挑行李的也到了。逸雲叫挑夫搬進堂屋內，說：「你去罷。」逸雲問：「怎樣鋪法？」老殘說：「我同慧哥兩人住一間，他們三人住一間，何如？」慧生說：「甚好。」就把老殘的行李放在東邊，慧生的放在西邊。逸雲將東邊行李送過去，就來拿西邊行李。環翠說：「我來罷，不敢勞俾駕。」其時逸雲已將行李提到西房打開，環翠幫著搬鋪蓋。德夫人說：「怎好要你們動手，我來罷。」其實已經鋪陳好了。那邊一付，老殘等兩人亦佈置停妥。逸雲趕過來，說道：「我可誤了差使了，怎麼俾已經歸置好了嗎？」慧生說：「不敢當，你請坐一會歇歇好不好？」逸雲說聲：「不累，歇什麼！又往西房去了。慧生對老殘說：「你看逸雲何如？」老殘：「實在好。我又是喜愛，又是佩服，倘若在我們家左近，我必得結交這個好友。」慧生說：「誰不是這們想呢？」

慢提慧生、老殘這邊議論。卻說德夫人在廟裡就契重逸雲，及至一路同行，到了一個古蹟，說一個古蹟，看他又風雅，又潑辣，心裡想：「世間那裡有這樣好的一個文武雙全的女人？若把他弄來做個幫手，白日料理家務，晚上燈下談禪；他若肯嫁慧生，我就不不要他認嫡庶，姊妹稱呼我也是甘心的。」自從打了這個念頭，越發留心去看逸雲，見他膚如凝脂，頰如蝟蟻，笑起來一雙眼又秀又媚，卻是不笑起來又冷若冰霜。趁逸雲不在眼前時，把這意思向環翠商量。環翠喜的直蹦說：「俾好歹成就這件事罷，我替俾磕一個頭謝俾。」德夫人笑道：「你比我還著急嗎？且等今晚試試他的口氣，他若肯了，不怕他師父不肯。」究竟慧生姻緣能否成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